

江花

· 行吟
A7

无定河,一首诗里流淌

■文/张晓波

4月,陕北刚着春装。黄土坡上,远远近近开满了野杏花。一树树浅粉淡白,把荒凉土坡印染有如江南绢绫。路过灞桥,见柳。一句“年年柳色,灞陵伤别……”西风残照,汉家陵阙”让这个并不温雅的地名,有了诗意灵魂。

诗词于我,曾是婉约为最。默坐之际,我总是随手在白纸上涂写,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“人生自是有情痴”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等等,满纸氤氲小女人情思。直至今日,我亲见无定河,沿河溯游,积习一下得以更改,从此心头常念起的多是边塞诗。“边塞”一词沉甸甸,有铅的质地,让我负重游弋,试图捡回诗句中的记忆,感受诗行里的帐痛。

先说无定河吧。它发端于陕西省白于山区,途经毛乌素沙漠南缘,最后注入黄河,是榆林市境内最大的一条黄河支流。由于历代连绵不断的战乱,屯兵开垦,毁灭森林,破坏植被,到了唐代,无定河就再也不是“清流”了,它浊流滚滚,泥沙沉淀于河床,使河身也难以稳定,故称“无定”。河的两岸地形地貌是风沙滩地、河塬涧地、黄土丘陵沟壑三种类型,处处一派荒凉。荒凉贫瘠倒也罢了,更可叹的是历史上的兵戎相见,此处居多。

“无定”之名,已含血泪。

而边塞诗的悲怆如韵脚般,押在灰色无定河的古河床上。唐代诗人陈陶,不见经传,但他的一首《陇西行》,似有神授:“誓扫匈奴不顾身,五千貂锦丧胡尘。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春闺梦里人。”

想那春闺,即便不是阔大豪华,也必是温情精致。出征的新郎,未必威猛、英俊,但他……他是奴家的夫君啊。夫君是天,妾身是地。奴家有如山重的寂寞,如水深的思念,夜夜梦你,泪湿枕巾。却不想,在如风厉的疼痛、夜黑的迷惘之后,苦寒已经冷却了征人肝肠。更未敢想,夫君已成无定河滩上,一堆无人收埋的白骨。

我们无从得知,那五千“着貂锦兵士”的阵亡消息,是

何时传入闺中妇人之耳?有多少烈妇当即殉情?即便活着,又如何?“未亡人”而已。这凄凉的28字,凝结了万千泪水、万千冤魂,是对无定河边,不,是对漫漫历史中的兵戈之争的血泪控诉。

这条让兵家必争、史家墨寒、诗家痛哭的无定河啊,寸寸都是时间、生命和历史的遗址,使后人的回望与呼应,凭吊与反思成为可能,并指向内心的光亮,世道的希望。一千多年后,弱者如我,幸好逢上和平世道,静好岁月。我看现世,因为没有战争,就算所有失望、苦难、病痛叠加,依然美好。无定河的流水和诗行,提醒我们时时回望之余,共同祈盼:自由和平,万世福祉。



一条狗的养成

■文/任珏方

有了院子,很快养了狗。自小欢喜狗,在乡下时曾养过几只。但不知甚原因,一直无狗缘。如今,我养的这狗也越来越恨我。我下班回家时,它静静躺在墙角的窝里,脑袋耷拉,连眼皮都不抬。也不喜进食,以前爱啃的骨头瞧也不瞧,成日拿出一副不屑一顾、大彻大悟的模样。它跟了我差不多有一年后,才明白、醒悟到自己其实是条狗。醒悟此点,它大约痛彻心扉,便恨我入骨。

它小时可爱得紧,我们一家人都宠它,把它当孩子养。有时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见状它也跳上沙发,似我把头搁在扶手上,弯曲身子躺下。有时我喜欢看书时嗑点瓜子。它也跟着嗑。瓜子虽小,到它的嘴里竟也能壳、仁两清。因为它天真,我对它几近放纵。它把家里的鞋啃坏了几批,把沙发咬出拳头大小的洞,我家三人都被它的调皮所累,轮流到卫生防疫站去打狂犬病疫苗,我都没甚怒意。

渐渐,它就长大了,身躯越来越庞大,得上规矩才行,就坚决地不让他再上沙发。它很不理解,用一双甚是忧郁的眼睛瞅我。因为我照样在沙发上躺着,它为何躺不得?它想不通这个问

题。于是,每天早晨醒来下楼,便会看到客厅沙发上留着它躺过的痕迹,还有些许黄色狗毛。起先是谆谆教诲,它站在那里,仰着头很注意地听我讲。但死不悔改,晚上照样偷偷跳上沙发睡。后来便责骂了它,佯装拿鸡毛掸子抽,给点颜色它看看。它惊讶而痛苦地看我,眼光蔫了,没一丝光泽,嘴里发出低沉的哼哼声,像是在申辩。最后,它终于肯老实地睡在窝里。但我下班回来,它无动于衷趴在窝里,头搁在爪子上,眼皮也不抬,不再似往常那样起身摇动尾巴,腹诽很大的模样。

它开始不喜欢在家里待着。待院门开一条缝,便往外面钻。我知道它忠厚老实,但它生就一副凶恶外表——体形大,露出的犬牙狰狞。为此,周围的人又厌又怕它,不免对它做出过激动作。人凶,它更凶。它沉浸在理想主义之中,坚决抛弃摇尾乞怜,去维护潜意识里的生而平等的自尊。这一点我是看得明白无误,但无法启齿去跟它讲道理。作为一个人,尚不能争得过世界,它更加不能。为此,它成为弄堂里数条狗中最不受欢迎的狗。为了自由,一旦它跑出门去,便在外

游荡。去找它,它只是远远看一眼,便跑得无踪无影。要许久,有时甚至是深夜,它才回到门口用身体撞门。它花费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,甚至我的生活规律也为它作了调整。我终于觉得疲倦,决定给它套上脖圈,再用链子把它扣起来。这样,它的生活空间只有五六平方米。它拼命挣扎反抗,当然无果。呜咽数日,总算安静下来。从此,这条聪明的狗终于看清自己的本质——原来只是条狗。这似乎激怒了它,立马把我以前给它定的规矩抛开。开始喜欢对人狂叫不已,即使听到门外一点动静,也露出一口狰狞的牙齿,用低沉破裂的嗓子高声吼叫。根本不听劝阻,带有挑衅性地吃地上肮脏食物,开始在院门口大小便……它用自残式的自暴自弃,回归到一只狗的生存方式。

这条寥落悲前事、老大徒伤悲的狗啊。它曾经人事,而只是狗身。我给过它的平等与自由,的确让它痛苦,也让我在道义上说不过去。回想自己为何没有狗缘,重要原因,竟然是爱它们太多了,让它们平等快乐,而后加以贬黜,谁都会有闷闷不乐的想法。

请允许我不求上进

■文/石峰

新年的钟声宣告新的一年的开始,也宣告我的人生已步入第三十五个年头。子曰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。眨眼之间,我已而立有余,不惑将近。年龄上是立了,家也成了,但是事业上却有些不尽如人意。

父亲经常说我没有上进心,遇事喜欢就多干点,不喜欢就少干点。事实也许是这样,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。有一段时间,我特别讨厌各种所谓的励志故事,尤其是那些标榜历经九九八十一难,从少年总角拼到满头白发才成功的某些成功人士,我感觉好自虐。有人说,当你感觉有做不完的事时就对了,这说明你正在为好的结果奋斗。当你感觉总不如人时就对了,这说明你正试图赶超。当你感觉走的特别艰难时就对了,这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。关键是,如果一开始努力的方向就是错误的呢,那一丝不苟的上进心岂不会让我一辈子都在努力奋斗向上爬,却始终爬不到坡顶。而且那些所谓的励志故事大多数都是不可复制的,你可以去崇敬,去赞扬,但绝不能去完全照抄。对他人的经验要学会选择,否则就会成为一种负担。

核裂变公式任何一本高中物理教科书上都可以查到,可有谁敢拍着胸脯说我可以造出原子弹。我并不反对献身某一事业并为之奋斗终生,然而我只是一个凡人,一个有家有口的普通人。我不想若干年后我会为没能在床前尽孝而抱憾终身,为妻子老去,孩子相见不相识而歉疚不已,况且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,不是一个缺了我地球就不转的超人。我只想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,在不愧对良心的同时尽力干好自己分内的事,有一些私人的时间和空间,在父母膝下尽孝,和妻儿走遍三山五岳,饱览祖国大好河山。工作不可或缺,但不应该成为人生的全部,那样的人生不是彩色而是黑白的。山顶上边有不一般的风景,可别忘了,高处不胜寒。

不求上进,并不是说在家啃老,当“老赖”坐吃山空,而是不虚掷自己的每一寸光阴。别去听无聊的闲话,别试图补救无望的过去,别在愚昧、平庸和猥琐的事上消磨自己的生命。要知道,不懂得停下来看风景的所谓的进取心,完全是一种病态的目标和虚假的理想。

请允许我不求上进,因为我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,我只是一个有着诸多缺点的小人物。我的理想很简单,就是在工作之余能够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,享受一下属于我自己的生活的,就这么简单。